



胡展奋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喜欢历史，酷爱大片

道旁惊偶遇，沧海一声笑。我非常喜欢甚至向往这样的意外。

2016年的秋天，我前往黄埔岛，瞻仰向往已久的黄埔军校。正想象着当年的军校生虽然主义不同却仍同谊相处之际，忽然眼前一个超薄的身影一闪，眼熟而一时失记……再定睛他的背影，忽然记起了，忍不住叫了一声，他也倏然回头，两人同时欢呼起来：你？怎么也会在这里？！

近二十年不见了，记得相互间还曾经为究竟谁先发动 C 战争而激烈争论，以后似乎留下了不快，但眼下却在一个历史地标重逢了，双手不由得紧紧地握在了一起，什么样的人间龃龉，能抵扣如此难得的参商一遇呢！所有美好的岁月都涌将上来，我们在道旁有说有笑地聊了很久，发现原来彼此的印象是如此的良好。

两颗星星在各自的轨道上漫游着，却原来可以有如此意外的一个闪送。

同样的意外相逢也曾发生在邮轮。那天“嘉年华”邮轮的后甲板麇集着十多只海鸥，我正用面包逗喂着它们，眼睛的余光却始终觉得有人在注视着我。蓦然回首，却又面生。

女子与我年龄相仿。见我茫然，女子落落大方自我介绍：如果我没认错的话，你是胡先生了，我是你小学同学珍珍……“珍珍？”我傻了，小学二年级一起种蓖麻，那破剪刀差点刺穿我手掌的那个“假小子”？后来呢，后来难道真是“十八变”后的惊艳吗？……那一刻我们差不多同声尖叫了起来。都快六十年啦，天呐，居然万里之外，邂逅邮轮！彼此的眼睛都瞪得个铃铛似的。

转而不约而同地注视我的左掌心，在那永远有个黄豆大小的疤豆。

当时不知为什么发生了口角，比男孩还“凶悍”的珍珍居然一怒戳了我的手心。可现在，我

遇见是美丽的

们见了面只是笑，不停地笑，跨过多少时间的沙漠，岁月的沼泽，人事的沉浮和情感的城池呢，六十年后的遇见真好，我甚至希望她再给一刀……

她说，我可是你电视节目《上海故事》的粉丝啊。但从没想到会再见到你。

谁说最温馨的怀旧，不是万里波涛上的偶遇呢。

公元746年，李白在山东饭颗山头偶遇杜甫。说是一次日月同辉、彩霞满天的邂逅并不夸张。与两年前的洛阳初识李白相比，此时的杜甫已经名满天下，虽然两人都仕途蹭蹬，津桥失路，“混得并不好”，但意外的相逢仍是美丽的，因而一扫“生活的八九不如意”的雾霾，心情

被即刻刷新的李白当场赠诗一首——《戏赠杜甫》：“饭颗山头逢杜甫，顶戴笠子日卓午。借问别来太瘦生，总为从前作诗苦。”嬉笑调侃又恢复了，感时赋兴又激活了，意外欣喜，溢于言表。

但同样的邂逅，于四百年后的陆游却引发了一段旷世的凄美叙事。

绍兴。沈园。陆游游园而意外遇见同样前来游园的前妻唐婉。他们的爱情故事几乎家喻户晓，当年20岁的陆游迎娶了表妹唐婉，感情甜蜜，如胶似漆，却因没有生育，遭到陆母强拆。

然这一次的沈园重逢，唐婉已嫁他人。陆游当场索笔在粉墙写下千古绝唱《钗头凤》，表达了对唐婉的深情和无奈。几年后，唐婉在郁郁寡欢中去世，这样的偶遇于人生是幸抑或不幸？所谓“诗人不幸世人幸”。至少，对文学来说是美丽的，且是永恒的。

有时候甚至想，就算“凄婉欲绝”也比生活的平质或庸质的好。男女情感，夫妻感情是那么地容易折旧，最初的绮丽缠绵和卿卿我我，能不随着柴米油盐，随着生老病死而日渐老朽吗。

惟遇见，如电脑突然重启，如极光突然降临永夜，主说：要有光！

我甚至希望她再给一刀……